

SHENG MING
HUANG YAN

◎ 徐大辉 著

生命谎言

惊世 代母 始末

开发区主任刘海蓉即将被提拔为副市长，公示的关键时刻，巨眼水业集团老总崔振海为获得长寿湖的开发区，派人跟踪主管开发区的刘海蓉，获得了一份「代母」合约，暴露了惊人的秘密，刘海蓉与情人林松让村妇丁晓琴「代母」，私生一个孩子。崔振海以此威胁、逼迫刘海蓉……

长江出版社

生命谎言

——惊世“代母”始末

徐大辉 著

长征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锡祥

责任校对：刘 青

封面设计：河东河西工作室

录入制版：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谎言/徐大辉著. —北京：长征出版社，2005

ISBN 7-80204-082-5

I. 生... II. 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7420 号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：100832)

电话：68586781

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 21 300 千字

定价：28.00 元

ISBN 7-80204-082-5/I · 272

内 容 简 介

开发区主任刘海蓉即将被提拔为副市长，公示的关键时刻，巨眼水业集团老总崔振海为获得长寿湖的开发权，派人跟踪主管该湖的刘海蓉，获得了一份“代母”合约，暴露了惊天的秘密——刘海蓉与情人林松租用了村妇丁晓琴的肚皮，私生一个孩子。崔振海以此来威胁，逼迫刘海蓉……隐藏在辽河市很深的黑道人物林松，先后把接触“代母”合约的人杀掉。刘海蓉的丈夫刑警支队长申同辉，率警侦破此案，他面对的既有隐蔽的杀手，又有幕后元凶，还有自己的妻子……光荣与罪恶，亲情与法理，在这部小说中非常迷离地展现。

目录

谎言

惊世“代母”始末

第一章 神秘的别墅

1

傍晚，开发区主任刘海蓉同往个周三一样，一个人悄悄来到寿星山庄九号别墅，看门人是一位独臂人，他警惕地向外边看一眼后，急忙关上铁大门；隐藏在茂密林间的奇瑞轿车里一双眼睛盯住这个院，并记下此院。

第二章 不平静的雨夜

12

巨眼水业大厦老总崔振海，想得到长寿湖的开发权，数日前他在主管该湖的刘海蓉身上下工夫，行贿不成，便开始在她的私生活上打开缺口，派于成去跟踪刘海蓉，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。那个雨夜里，一个威胁他人的计划出笼。

第三章 疑惑

23

于成装扮成天然气公司的安检人员进入九号别墅，发现了一个新的秘密：一个小女孩儿在别墅里，崔振海觉得女孩儿身上有戏；刘海蓉也发现有人跟踪，她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林松，他决定暗中调查清楚是什么人在跟踪刘海蓉；与此同时，刘海蓉的丈夫申同辉偶然发现妻子与一个独臂男人在咖啡屋见面。

第四章 往事的端倪

35

若干年前，刘海蓉在边远的小镇陈船口和林松相邻而居，他们青梅竹马，一颗爱情的种子埋在幼小的心灵深处；崔振海得知为刘海蓉看守别墅的是独臂人，他确定是童年的伙伴独头蒜，三年前已经叫手下人高昂把他做掉了，怎么又死而复生？崔振海下了一道指令。当夜，独臂人老陶神秘失踪。

第五章 生死门槛

46

连续发生的事，使刘海蓉惶惑不安了。老陶夜里出去买爽身粉再没回来，生死不明；一个至关重要的女人——丁晓琴的出现，她在这场游戏之中充当的角色谁

也无法取代。她要求见蓬蓬，被刘海蓉拒绝了；独臂老陶遭绑架，他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室里。

第六章 旷世亲情

58

刘海蓉为救白血病患者袁亮慷慨解囊，在辽河市传为佳话，袁亮表现出对她异常亲近；崔振海手下的人对老陶进行拷问，企图从他的口中弄清九号别墅里与刘海蓉有关的秘密，生死抉择，老陶选择了生，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

第七章 撕裂平静的生活

70

丁晓琴要看自己生的孩子蓬蓬，刘海蓉没允许，她不甘心，去梦圆诊所找王莎莎。三年前，她给女医生家当保姆，在王莎莎的主持下，才给别人当代母的；老陶被人送上离开辽河市的火车。

第八章 嵌入婚姻的刺儿

81

当年，刘海蓉和林松决定通过试管要一个孩子，这件事如一根刺儿嵌进她和申同辉的婚姻里。事实真相已掩盖过去，丁晓琴的突然出现，又碰到这根刺儿；刘海蓉请表姐王莎莎劝走了丁晓琴，就在他准备离开城里时，在大街上被于城的轿车撞伤住院。

第九章 无性繁殖计划

93

刘海蓉与申同辉恋爱结婚，夫唱妇随，事业上比翼齐飞，丈夫是刑警支队长；她时任市长助理兼开发区主任，是副市长的候选人。但是他们生育方面各自存有缺陷，某些方面的不如意，使她成为林松的情人；阴差阳错，于成与丁晓琴的接触中，迷恋上她，他们的关系竟在病房、病床上神速发展。

第十章 触碰旧伤口

105

老陶失踪一直没消息，刘海蓉的心无法宁静；崔振海查到刘海蓉几年前经常出入梦圆诊所，他推断九号别墅里秘养的女孩是刘海蓉的私生子，令于成去找王莎莎的情人区老板，此人知道一些情况。

第十一章 无法终止霹雳

117

失踪多日的老陶忽然给刘海蓉打来电话，说在柳条镇等她，说有重要的话对她讲，并要求只她一个人来。她在去见老陶前把此消息告诉了林松；种种迹象表明，是崔振海绑了老陶。刘海蓉犯寻思，崔振海绑架老陶的目的是什么？

谎言

林松将三儿叫到一所秘密住宅，令他立马动身去丁晓琴的家乡，找到她，取回当年签的一份“代母”合约，然后做掉她；于成从区老板那儿获取重要线索：王莎莎家的保姆怀了一个试管婴儿。接着，于成弄清楚了那个保姆就是丁晓琴。

开发区研究长寿湖由谁来经营的例会前，为躲避说情者，刘海蓉把自己藏起来，她偷偷去了九号别墅，打算和女儿蓬蓬在一起呆两天；崔振海授意于成在床上弄出丁晓琴带在身上的那份“代母”合约；林松也紧锣密鼓地差人寻找丁晓琴。袁满打电话给刘海蓉，请她来医院劝劝妻子桂芬，她和丈夫生气要终止对儿子的治疗。到医院桂芬告诉刘海蓉，袁亮不是她亲生的孩子，婆婆给掉了包。她还得知了晓琴因受伤住院。

崔振海拿到了丁晓琴与刘海蓉签订的那份代母合约，如获至宝，敲诈的资本到手后，决定以此来威胁刘海蓉，他给她发一条短信：我手里有你最关注的东西，我们谈谈；林松让刘海蓉答应崔振海的要求，先弄回代母合约，一项暗杀计划开始实施。秘密转移到富豪花园的丁晓琴和于成让人杀死在房间里，杀手搜走他们身上所有证件，警方全力以赴寻找尸源。

威胁成功，崔振海得到了长寿湖的开发权……刘海蓉知道了是谁杀害了丁晓琴，叮嘱表姐王莎莎就说不认得了晓琴，她从崔振海手里取回那份“代母”合约；林松大开杀戒，派出杀手去做掉高昂，结果失手；崔振海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，他认为杀于成是刘海蓉暗中指使人干的，就给她打电话，再一次发出威胁。

从袁满口中得知被杀的是丁晓琴，又是他的前妻，还和城里人生了一个孩子。申同辉带刑警去丁晓琴老家调查；崔振海在湖边钓鱼时失踪，高昂找了一整夜没人，他向警方报案，主动要求见佟局长，讲出“代母”合约的事；长寿湖里发现崔振海的尸体。

刘海蓉遇到两件喜事：下周一提拔她做副市长公示；袁亮的骨髓移植找到了配型者，就在这时袁满的姐姐道出令刘海蓉震惊的内幕，袁亮是她被人掉了包的儿

子；佟局长交给申同辉一个特殊任务，秘查刘海蓉和林松的关系。

第十八章 秋天的雨有点凉

231

受佟局长的派遣，申同辉秘密去陈船口，途中接到血液中心的电话，说他和一位白血病患者配上型；林松的邻居讲述了刘、林两家的关系，并弄清楚刘海蓉和林松青梅竹马；刘海蓉得知申同辉与袁亮配上型，心情相当复杂，或许是一种感激的方式，她恳求丈夫：抱抱我！

第十九章 血亲相配

250

谎言

袁亮已进入了无菌仓，申同辉也悄然躺在血液中心的床上，等待捐献骨髓，一个生命需要另一个生命来救活；警方根据高昂的描述，发现了铁子，派人监视他，此时，铁子遵照林松的命令跟踪高昂，伺机第二次对高昂下手。

第二十章 从幕后走出来的女人

268

拟提拔刘海蓉的公示开始，高昂抓住这个机会，决心把她拉下马。他直接向省委组织部工作组检举刘海蓉，交上了那份“代母”合约；一直向佟局长匿名举报林松的女人，主动要与他见面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林松的妻子。

第二十一章 在情与义面前抉择

288

警方找到了崔振海命案现场的目击者，媒体上公开了杀手模拟画像，老虎是何人？申同辉结识的血液中心护士田豆豆，她对他很信任。那天，电视台播放老虎的模拟画像，她向申同辉讲了老虎是她的男朋友，系列杀人案有了重大的突破。

第二十二章 永远的身世之谜

308

刘海蓉背负沉重的心债在医院走廊徘徊，两名便衣带走她。市委做出决定：停止刘海蓉的工作，同意公安机关传讯她；林松在警察逮捕他之前，毒死铁子后自杀；袁亮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，刘海蓉决心保守袁亮身世之谜到永远；申同辉和已成为平民的妻子刘海蓉到九号别墅接蓬蓬回家。

生

荒

言

第一章

神秘的别墅

傍晚，开发区主任刘海蓉同往个周三一样，一个人悄悄来到寿星山庄九号别墅，看门人是一位独臂人，他警惕地向外边看一眼后，急忙关上铁大门；隐藏在茂密林间的奇瑞轿车里一双眼睛盯住这个院，并记下此院。

细雨飘扬的傍晚，刘海蓉同往常一样在周三下午七点钟，走下寿星山开发区办公大楼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大院一天里的寂静时刻已经开始，一个勤杂工正修剪花枝，铁剪刀的喀嚓声，清脆而真切。雨中的劳作令她感动，走过去表扬他几句，还未接近那位勤杂工，雨帘中一把红伞如风中落叶一样突然飘过来。

“刘主任！”司机王晖撑开伞奔跑到她面前，“我把车停在院门口，开过来吗？”
置在由风掀动发出嘭嘭响声的一片红色之下，刘海蓉目光仍在葱翠的花木中穿越。

此刻，移栽他乡的南方花木蕴涵的重归故里的情绪滚滚释放，记忆之雨在飘洒的雨中秋花般地纷落。

“你回城里吧，我还有些事要去办。”她对自己的司机说。

寿星山开发区地处辽河市的南郊，距市中心二十多公里。由于家住市区，作为开发区的党政一把手，刘海蓉每天乘坐专车来上下班。

司机王晖对刘海蓉周三下午七点钟不用车没感到奇怪，并习以为常。一个时期以来，每个周三下午七点钟，而不是周二或周四下午七点钟，刘海蓉都是七点钟后走出办公大楼，然后打发走司机，言说自己去办事。

“晚上我来接你吗？”司机王晖离开时把伞留给她，问。

刘海蓉从王晖手里接过伞：“不用，办完事我打车回去。”

黑色帕萨特轿车驶出大门，在落雨中圆乎乎地像寿星山上土生土长的一种虫子。

接来这辆帕萨特轿车的当天，刘海蓉正在荒山坡上同一个温州商人谈寿星山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一只黑黝黝的甲壳虫爬上温州商人的脚背，他要弄掉那只虫子时，刘海蓉幽默道：“寿星山别墅房地产开发注定财源滚滚，瞧，财神爷派使者向你来道喜了。”

温州商人畅然中显得微微的惊讶：“据我所知，道喜应该是一种蜘蛛，小巧玲珑的喜蛛耶。”

刘海蓉笑道：“改革开放了嘛，道喜的使者也换了。”

温州商人很机智，望一眼山下来接刘海蓉去容市里开会的帕萨特轿车，诙谐地说：“噢，使者来接刘主任。”

这段三年前发生的趣事，只在刘海蓉回顾往事想到它。如今，寿星山庄已成为富人区，青山绿水间行走着腰包鼓鼓的人。

刘海蓉今晚要去的地方，正是寿星山庄。

红雨伞在傍晚的烟雨弥漫中，鲜艳而夺目。

一双陌生男人窥视的目光，从隐藏在文化广场对过的街树旁的奇瑞 QQ 轿车射出，穿透湿漉漉的空间注视着。那时刘海蓉正在广场上徘徊。

刘海蓉来文化广场，也正是因为她既想到会有人盯自己的梢，又为等天完全黑下来。三年前开始做那个事儿的时候，她就想到了会有人跟踪，再后来的三年里的确未

发现有任何人的跟踪，于是刘海蓉放松了被人跟踪的警惕。今天傍晚同上个星期三傍晚一样，她在文化广场这里稍作停留，等待四周再黑暗些再去自己要去的方。

雨中的文化广场，仍旧有人游逛，雨披、雨伞的遮掩使他们的神秘无限地扩张。

刘海蓉选择空旷少人的地方走，尽量避开熟人。在开发区范围内，她的知名度足以使她随便走到哪里，都被人认出来，或没完没了的招呼。雨天又是傍晚这就抽去不少熟悉的目光。因此，她觉得没人注意到自己。

然而，这显然是刘海蓉的愿望而已。

奇瑞 QQ 轿车里这一双犀利的目光，从她走出开发区办公大楼起，就牢牢地盯住她。跟踪刘海蓉的人几天之前便盯住她，只是几天里没发现刘海蓉任何可疑的地方——她从市里到单位，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。这辆挂着私人牌号的奇瑞 QQ 轿车，大概这种私人牌号的车子行走在大街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。也许这就是跟踪者选坐该种车的理由。

夜的脚步匆匆，很快吞没由雕塑和植物构图的文化广场。黑云突然间像烟雾一样滚动而来，鞭子似地驱散闲人。

一对中学生模样的初恋孩子，从茂密的丁香丛中蹿出，一路小跑擦刘海蓉的肩而过，像两条泥鳅。他们顺手将一矿泉水空瓶子甩在刘海蓉面前，准确地说是被风刮到她的脚下，还有少半瓶子水在里边，因此滚动的速度不是很快，她哈腰拾起朝垃圾筒走去，扔进垃圾筒前的刹那间，刘海蓉看清矿泉水是“寿星山泉”牌，那只矿泉水瓶子便在她的手上作短暂的停留。

风使伞把儿在刘海蓉的手里躁动不安，它奋力朝外挣脱，她努力挽留伞。一辆出租车在此刻贴着马路牙子开过来，司机探出头揽客，喇叭代他呼喊。

嘀！嘀！——

出租车司机的精明得到的回报是刘海蓉向他走来。

“寿星山庄。”上车后刘海蓉说。

奇瑞 QQ 在湿润里行走，绿色间便有灰色的方型东西，鸟一样地飞梭。

“我在电视上看过你。”

刘海蓉对出租车司机的话没在意，她知道因自己是市长助理、开发区的主任，经常参加各种会议，本市新闻节目里时时出现，媒体把她的形象广告似的塞进辽河人的眼球。

“我在电视上看过你。”出租车司机重复他的话。

乘客刘海蓉不置可否地笑笑。

出租车司机继续他的话题：“你救助一名患白血病小男孩的节目我看了，是你吧？”

刘海蓉没否认。

“才三岁就患白血病……治疗起来是不是很难？”

“最有效的方法是骨髓移植。”

“听说很难找到相同的……而且治疗费用相当高。”

“对。”

出租车司机生出慨叹：“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哟！”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短暂，车到了刘海蓉要去的地方。

“再向前送你吧。”出租车司机说，“雨下得很大。”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刘海蓉下车去，再次打开雨伞。

还需走一段山路才到寿星山庄，刘海蓉让出租车停在远离山庄的地方，剩下的路她走着去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周三夜晚的确切行踪。

出租车司机掉头回来的路上，遇到几辆车，其中便有辆灰色奇瑞 QQ 车。出租车司机不会凭白无故地去突发奇想，雨中阴谋诡计和盯梢什么的，就更不会想这辆车是跟踪刘海蓉的。

保持警惕的刘海蓉，也没发觉跟踪她的车辆，她走到九号别墅前摁响门铃，刘海蓉始终未回头看一眼。如果她看一下，一定能看见什么。

爬满青藤的门楼走出个独臂男人，他将刘海蓉迎进去后，目光朝远处张扬一下，显而易见在找尾巴什么的。

哐当一声，铁大门切断窥视者的目光。

很快，奇瑞 QQ 轿车开走。

2

驾驶奇瑞 QQ 的人在刘海蓉走进寿星山庄九号后，他牢记住这个地方后离开。

半路上，他的手机响起。

“是我，崔总。”

“于成，你立马回公司。”对方说了极简短一句话，便挂断了电话。

半小时后，叫于成的司机把奇瑞 QQ 停在巨眼水业大厦前。悄悄从一个边门走进去。大厦的后身设置一个通道，于成是经常出入此通道的人。两年的时间里，他无数次出入，大厦几乎无人认得他，或者说只少数人见过他，但也如一闪即逝的幽灵，没有更深的记忆。

巨眼水业集团老总崔振海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里，斜身椅背闭目养神，安安静静样子，如果把他同一条伺机捕猎的大鳄鱼联想在一起，在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便可以看到鳄鱼厉害，谁也不会觉得奇怪……此刻他等手下人于成归来。

“崔总，弄清了，她去了寿星山庄九号别墅。”

崔振海没睁开眼睛，用左手指了下角柜。

于成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起身倒了一杯人头马酒，放在崔振海的面前，重新坐下来，继续说：“给她开门的是个独臂人。”

“左臂？”崔振海丝毫没改变姿势，问。

“是！”

“一张驴脸？”

“对，很长，一夜摸不到头。”

“是他。”崔振海忽然睁大眼睛，眼里盈满兴奋，他坐直身子说，“就是他！”

于成的嘴唇滞在酒杯边，浅声问：“谁？”

崔振海摇摇头，他没说话。

老总没说于成没问，也不敢细问。

室内静寂几分钟，这给急躁而来的大雨一个打招呼的机会，它们噼啪狠命地敲打，窗玻璃上的水流狂乱地翻滚。片刻，一切都湮没在风雨声之中。

日光灯突显明亮起来，崔振海望眼昏暗的窗外。

“对于我们说来，这是一次机会。”

缩在，或者说是陷入沙发里的于成听到这句话，身子便挺拔了许多。他此时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崔总说的机会指的是什么。但从他的表情上看，对自己今晚发现刘海蓉进的寿星山庄九号别墅，十分满意。

两周前，同样是风雨交加的傍晚，崔振海把于成叫进总经理室，与今天区别是室内没有开灯，闪电中的崔振海脸色异常地青黢，长拖拖在椅子上的身体轮廓，像具冰冷的干尸，迈进室来的于成立刻想到影视剧里的一个凶杀场面。崔振海一句极普通的话他听来毛骨悚然。

“坐吧。”

于成惶惑地望着制造恐怖的老板台后面，声音发颤地应道：“哎。”

“你去为我做一件事……”

于成规矩得像一个小学生认真听老师布置作业，老师讲得清清楚楚，学生听得明明白白。作业是找一个辽河女名人的隐私，任何能贬损女名人的事都成。当然越隐秘越见不得人越好。

“要不惜一切代价。”

黑暗中，于成清晰地听到崔振海咬牙切齿的声音。

“刘海蓉可不是一般的小战士，县团级开发区主任，市长助理……她的丈夫是刑警支队长。于成呵，说句通俗的话，你这是老虎屁股上找虱子。”

“崔总，我不怕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你这个特种兵小老弟，我还是十分信任的。”……

崔振海的目光从雨水肆流的窗户转向于成，说：“下一步你打算咋做？”

“继续跟下去。”

“对，你盯她一段时间，弄清她去那里干什么。首先查出那栋别墅是谁的……也许，别墅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”

接下去，崔振海得意的笑在脸上张牙舞爪，发出一阵撕纸似的沙哑声。

于成听来倒觉自己的喉咙发涩，到崔振海身边来做事的几年里，听到这样的得意笑声还不多的，崔总的满意是他求之不得的。

两周前得到了崔总的命令，接受任务之初他还不很乐观，去找一个一丁点儿都不熟悉的人的缺陷或曰隐私，尤其是当红的女名人，不啻登天那样难！刘海蓉如同耸立在他面前一座陡峭山岬难以攀登。五年特种兵的经历，还是帮了他的大忙，几天下来于成便发现了刘海蓉夜晚，尤其是今晚这样的雨夜，她有自己的专车不坐，打出租车，行动诡秘显而易见。

崔振海说：“别墅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”

“崔总说的是温州房地产开发商给她的贿赂？一套别墅？”

“于成你越来越聪明了。”

崔振海说下去：“寿星山那块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当年多少家争着开发，差点打破脑袋。最终刘海蓉批给温州开发商建别墅，赚了，赚大啦。”

于成专心听崔振海说话，连自己的呼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给刘海蓉一套别墅作为回报，实在平常不过了。唉，那次咱们要是能……”

于成故意把话说得十分响亮：“这次长寿湖不能再叫别人给抢走。”

“但愿。”崔振海把“但愿”两字说得像刚出锅粘馍似地软塌塌，那毕竟不是一件容易得手的事情。

于成是个聪明人，听出崔总的话底气不足，知道自己此刻说什么最合适，他说：“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”

崔振海说：“指望你了。”

然后，于成站起来，要走。

“去寿星山庄九号警惕点那个独臂人。”

走到门口的于成停下车。

“崔总认得他？”

崔振海扬了一下手，于成没再问下去，走了。

3

于成走后，崔振海坐在原来的位置没动，安安静静像一棵未遭到风吹的树一样。他在思考，开始，他的目光凝固在饮水机的“寿星山泉”水桶上，显然不是独臂人。稍后的时间里，他集中精力去想独臂人。

现在，他满脑子清亮亮的湖水碧波荡漾，钞票正从水底漂起……这就是崔振海在雨夜看到的令他激动的情景！

辽河市没有什么名胜古迹，寿星山也只是近十年来才被人们所识，特别是开发区建立后，一位港商在山上修了一座满族民俗园，寿星山开始名声大振。随着电视风光片《寿星山风情游》在央视播放，大批游客涌入……

崔振海在人们一片议论寿星山是宝山，是摇钱树聚宝盆时关注寿星山的。他对心腹人高昂说：“跟上，快跟上！”

高昂不明白，问：“跟上？”

崔振海说：“副总经理你是白当啦，不是还有长寿湖嘛。”

“湖？”

崔振海说：“我们开发长寿湖。”

高昂最终看懂了跟上的含意，作为长寿湖开发的前期，巨眼水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了“寿星山泉”牌矿泉水，并取长寿湖的水生产矿泉水，销量不错。

崔振海不满足于现状，他提出：“我们要把矿泉水这块蛋糕做大。”

巨眼水业集团决心将蛋糕做大，让“寿星山泉”牌矿泉水走出辽河，走进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。不过，具体计划涉及商业机密，巨眼水业集团只有高层几个人知道。

崔振海的野心勃勃计划实施中，遇到崔振海万没想到的意外，不得不停顿下来。

崔振海派于成去跟踪刘海蓉的目的，也正是为了使受阻的计划得以实施下去。

“这小子倒挺能干，只几天工夫就发现刘海蓉的行踪……但愿寿星山庄九号别墅是没有白发现。”崔振海起身倒了一杯酒，没立即喝下去，端到窗户前。

从十八层的窗户鸟瞰，城市的灯火辉煌。此时没有平常夜晚那么辉煌的原因是被烟雨阻隔，出现平常夜晚很难见到的景象，所能见到的灯光都闪闪烁烁，迷离而诡秘，心怀叵测的人特有的目光。

“独头蒜，在寿星山庄九号？”崔振海呷口洋酒后，转而想到独臂人，让洋味的东西在嘴里停留，一个遥远的声音慢慢地走来：“洋酒怎么发甜，不如咱村的小烧锅酒味儿道正。是吧尿炕精？”

“你咋还这样叫我……”

独头蒜听了崔振海的话，咧嘴笑一笑，笑倒使独头蒜长型的脸，几何似地变圆一些。也觉得二十几年后称童年伙伴的外号不太合适，改口道：“我叫惯了，这样叫你觉着亲切。”

“亲切你就叫，亲切你就叫好了。”

“如今你已是大老板，还是不提你小时候尿炕的好。”独头蒜说，尿臊味沾满了他的嘴，一下子还很难清除干净，他说：“还是我爹用土办法给你治好了落落尿的毛病，十岁起你就彻底好了，再不尿炕。”

“你爹我六舅懂得医道，使偏方治病……经常挂嘴边上的话，就是‘一勺一个’。”

“我爹就死在一勺一个上。”独头蒜怀着几缕悲痛而更多的是对某种事情的怀疑，于是独头蒜在表述前摸下肝的部位，说，“我爹肋膈子的包，气吹似地鼓起，他用自配的膏药贴，结果越贴越大，疼得受不住才去医院，医生说你早来医院也许还有救……这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。”

一桌六菜一汤伴随一瓶洋酒哗啦啦地响进独头蒜的肚子里，这就是他从千里以外村子来辽河市找光屁股娃娃——童年伙伴外加拐把子亲戚，崔振海管独头蒜的父亲叫六舅——的收获，他不情愿这样的收获，佳肴美酒一时香了嘴，终归臭了屁股，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在皮囊里久留，过日子才是没尽头的事，因为人归终要活着。

“我想打工……”独头蒜吞吐，因为要求人，话说得良而费力像剥一只陈鸡蛋的皮。

一叠钞票撂在独头蒜的面前，崔振海用钞票堵往来者求人的嘴巴。

“那我就再到别处去，找找我能干得来的活儿。”

崔振海亲手将钞票塞给他：“不是我不留你，这里实在没合适你干的活。”

封门，独头蒜也知趣，没再深入地求下去。他所不能理解的是，偌大巨眼水业集团咋就没他能干得来的活儿？坐办公室的活咱做不来，打扫楼梯洗个厕所什么，还有

到公司下属的水厂去……独头蒜一下长途公共汽车，望到广告牌上的那双巨大的眼睛，心里立马亮堂，觉得尿炕精真的成精了，把事儿干得挺大，越大越好，自己找活更容易。

独头蒜咋见到崔振海感觉他的眼睛特别大，里边汪着温暖，和对故乡人的亲近，到后来，尤其是将钱塞进自己的衣袋时，崔振海眼睛眯成一条缝了，像一条冬天窄窄的门缝儿透出冷冰冰的雾气。独头蒜心凉了，他一直弄不懂，崔振海为何不肯收留他，宁可给一笔钱也不留下他。

“这个独头蒜！”独头蒜走后，崔振海还没彻底忘记他的外号，大概永远不会忘记。

独头蒜就是于成今晚在寿星山庄九号别墅看见的独臂人，此人姓陶。此刻，崔振海绕过独头蒜到独臂人的变故，直接想独头蒜现在怎么在寿星山庄九号？

崔振海连喝几口洋酒，空酒杯端在手中，几十年前的独头蒜很逗的样子缥缈，即在眼前又十分遥远。在偏僻农村每个人的外号千奇百怪，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或与某个特殊事件有关授予的。

崔振海想自己的外号，爹冬天背他去野外打鱼，把儿子放在冰面上，用几捆柴草围住他，然后沿着冰河的流向走，去寻找鱼群……太阳逃到地下的时候，爹的背上沉甸甸着黑狗鱼，和素日背上背儿的重量没什么不同。老伴去逝后，他的背上就常常负荷这样的重量。疲惫使他什么也没去想，回家倒头便睡，一觉醒来才想起被自己放在冰面草棚里的儿子，跑到野外背回儿子，儿子僵硬在他的脊背上，连爹都叫不出来了。缓狗鱼的方法，被聪明的农民应用到缓冻僵的儿子身上，冷水盆子里的崔振海身上挂着冰壳，酷似镶嵌在玻璃里的一件工艺品。

崔振海在他五岁那年冬天，经历了生死的考验，旺盛的生命力使他从死神手掌中做了一次逃亡，成功的逃亡。多少年以后，他回忆起这次大难战栗不已，以至他在后来的经历生死时刻，从容面对，他说：“我在几十年前就死了一回，摸过阎王爷鼻子的人，还怕死吗？”

不惧死是一回事，他的外号又是一回事，老乡又偏亲的独头蒜管他叫尿炕精，倒不是空穴来风。五岁冰上的磨难，着凉使他做下病，裆里就像拧不严水笼头似的跑冒滴漏，一年四季老是不干爽，表现在白天勤跑厕所，表现在晚上可太恼人——尿炕。他在尿潮湿多年后，独头蒜的爹，自称懂医道，充其量是通晓些土法偏方治些头痛脑热，就是这个偏亲六舅，解决了他的跑冒滴漏问题，利用的是土法，让儿子独头蒜早起尿一泡隔夜尿，加些红糖后温一温给崔振海喝下，竟然治好了他的病。

独头蒜的爹自鸣得意：“小偏方治大病，再说我出的偏方是祖传秘方，治病一勾一个。”

就是这个治病一勾一个的乡间神医，却对自己的“独头蒜”儿子的病束手无策。

“独头蒜”在乡间指意相当明确，一只睾丸的人。至于童年的伙伴是如何只剩下一只睾丸的，全村人不知底儿，崔振海始终不清楚，是先天一只睾丸，还是隐睾，或是户外拉尿让野狗掏掉一只，因为这种事村上发生过。

咣！咣！敲门声打断崔振海对往事的回想。

副总经理高昂走进来：“崔总。”

崔振海扬下手：“和你说多次了，私下的场合叫大哥。”

“是，大哥。”

高昂屁股未沾板凳，就要汇报什么。

“二弟坐下慢慢说。”

高昂坐下来，说：“弄清楚了，眼睛死盯着长寿湖的有很多家，房产局要在那儿建水上乐园；交行要在那儿建副食基地；公安局要在那儿建打靶场，辽河药业集团要在那儿建度假村……”

崔振海手捏着自己的鼻子尖，他全神贯注某件事情时就是这个样子。

“总之争夺长寿湖的人比我们原来预测的要多得多，拿下长寿湖的难度愈来愈大。”高昂说，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”

崔振海的手离开鼻子，叹然：“长寿湖是块肥肉，谁都想吞下它啊。”

“据了解，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……”

“目前真正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全市也不过三两家。”崔振海说，“但是，有几家的实力我们抵不过。”

高昂探询的目光看崔振海。

“二弟你是想问，我们是不是放弃？不，不，决不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记得《沙家浜》里的那句台词吗？”崔振海自问自答，“曲线救国。”

“大哥当年演过刁德一。”

崔振海笑笑，说：“我可没少在刁德一身上学到东西，受益匪浅呐。”

高昂想起一件事情：“怪不得大哥生产矿泉水申报商标，要用刁德一牌呢。”

“结果，被那些思维差劲儿的人给扼杀了。噢，思想不解放，现在不是有威虎厅餐馆，蝴蝶迷茶吧嘛，叫刁德一矿泉水有什么不妥？”

“大哥说的对，他们就是思维差劲儿。”

“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长寿湖。”崔振海说得很坚定，“二弟，我打算让你着手做一件事。”

“大哥叫我做什么？”

崔振海说：“听我对你说……”

4

窗外依然落着雨。

寿星山九号别墅沉浸在傍晚落雨之中，爬满青藤的院落显出几分幽静几分神秘。

二楼一间卧室，准确地说特辟的育婴室，毕业于幼师学校的小保姆阿霞，精心布置了这个育婴室，使它充满浓郁的婴儿幸福生活的氛围。

婴儿床前，刘海蓉轻哼着一首古老的摇篮曲，三岁的女孩蓬蓬正渐渐入睡。

女婴置在一片白色之中，床是白色，被子白色，她穿的睡衣也是白色。蓬蓬是什